

庶務日記

老
向
著



論語叢書

庶務記

時代圖書公司印行

庶務日記
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

實 價 五 角

老 向 著

上海福州路
時代圖書公司發行
中市三百號

有 所 權 版

聊復爾爾序

『禍從口出』，說話自古稱難。道自己的文章沒寫好，未免自己掌嘴，而且有違論語戒條，心實不甘；說自己的創作得意，不行，這不過是個人生活的一段紀實，既非創兮更未作，並無得意之可言；表白自己的生平吧，慚愧之至，闕人和名家始有生平，自己是一個鄉村百姓，不配有什麼生平。提筆之前，彷彿有一肚子話要叨嘮叨嘮；提筆之後，敢情才知道無話可談。退一步，就讓自己寬限自己，允許隨便說，胡說，亂說，但是向『誰』說？

到了田地間，我找到一位忙着準備種麥的農夫說：『這兒有一冊「庶務日記」，裏邊有些毛毛蟲，似乎與貴閣下有關係！』他會瞅你一眼，說，除了天下雨使他好好兒的把麥子種上，鬼七魔八的庶務毛毛蟲，跟土地爺才有關係呢！在街上，我告訴老太太以同樣的話，她也許欣賞我說話的態度與神情，如果我的態度與神情值得欣賞；但是一個鄉間老太若能懂得『庶務何物』了，也許根本

不再會有這本『日記』。

把這本書貢獻給具有高眼的學者們，說道：『權威！這篇東西寫得如何？文字還通順嗎？』他們不是昂然其頭，毫不理會；就許淡淡的說：『亘古如斯，衙門嗎；何必又瑣瑣碎碎的寫這官場現形記！』那，這算你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』，自取其辱！

對一般混大小衙門的官人說：『瞧！這部書裏似乎有你的股份！』也許能烘起他的活趣。不過在看了之後，他若不承認裏面有他還好，省得麻煩；萬一他的姓氏，他的行爲，他的言論有一滴半點類似書中，他把臉一紅，說是影射他，再一怒到法院裏去告狀，那才教人『吃不了兜着走』呢！別，別惹衙門裏的人！

頗願對一般純潔英俊，將來準得升官發財的青年們說：『老兄，這本書也許能幫助您學些衙門裏的規矩，居官的技術！』那些青年們或許誤會書中寫的是外國，是古代；或許壓根兒不相信有這些事兒；自己又何必徒費唇舌？

早料及此，自己不該寫這本書，書局也不該印這本書。既寫既印之後，最好是『再』說什麼了，所以也就不『再』說什麼。

二十三，九，一八之夜，約在日本進攻北大營之時。

庶務日記

四月二十四日

高科長來了。高科長說過：『那個公鴨嗓兒的賣青菜的一吆喝，我就知道是上衙門的時候兒了，用不着看錶。』

我們正站在院裏一棵玉蘭花旁邊閑說話兒，猛聽見門崗放開了嗓門兒喊一聲『立正』，不用抬頭，就知道是高科長來了。——門崗要不是對庶務科長這樣正管兒上司，不會賣那麼大力氣喊『立正』。

我們裝出急急忙忙的要到辦公室去的神氣，緊走了兩步，忖着勁兒恰巧到了辦公室的門口兒，科長跟着也到了；於是我們站立兩廂，讓科長先進去。這雖然是細節，可是在混衙門的人就不容無視。科長對於這一點兒，曾經面獎，說我懂規矩。趙科員雖然在法國待了好幾年，可是他沒有這點兒機伶勁兒，所以他每月比咱少掙五元而只有四十五。

當差的，不，工友，給科長打了個手巾把兒，兩頭涼，中間熱，擰成麻花的樣子。科長一邊兒擦着臉，一邊兒說：『次長公館在九點半鐘要兩輛汽車，想着點兒，別誤了。』這是對我說的。我立刻拿起筆來就記在便條兒上，大有『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，這點兒事還會記不住？』的氣概。

『次長公館要打書架子，材料要頂貴的。你去金陵大學圖書館，找他的主任，參觀他們的架子的樣式，比着做。』這是科長命令趙科員的話。

『哈次長家裏』，屋裏都滿了，哈再要書架在哪兒擺呢？』趙科員懷疑的說。『哈』是他的口頭語兒。

科長瞅了他一眼，沒言語。趙科員還以為是科長接受了他的高見，很得意；又接着說：

『哈不該是南京的木匠太笨，怕做不了：好像法國的書架子……』

『又是法國，又是法國！你眼前是在中國呢，你知道嗎？』高科長說的聲音並不高，可是很有勁，顏色也塗着適宜的嚴厲。

趙科員當頭挨了一棒，好像下相棋被人打了「悶宮兒」，紫着臉，拿起帽子來，說：『哈麼我就到金陵大學去就是。』

趙科員出去了，科長似乎餘怒未息，說：『真討厭！動不動就提法國，好像法國是他們家裏的。要沒有你們這些外國通，中國的事兒還不致於這麼糟。咱沒到過法國，一月照樣兒拿他三百五，你在法國待了十二年，也不過淨給人家送豆汁兒來着。』

『真是的！』我接了這麼一句。我常接上這一句，因為我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『今天是次長太太上蕪湖去，我得送她上船，到九點你想着告訴我一聲兒，我此刻要到吳秘書屋裏去。』科長這樣說了，又點着一枝煙，才邁着沈卓的官步兒出了辦公室。

我又用筆在那便條兒上『九點半，公館，汽車』之下，添了『九點，科長送』幾個字。然後扯下這張便條兒，貼在眼前的牆上。科長囑咐了會子，真個的再

忘了，那還算什麼公事？

吳祕書要到雲南去調查什麼案子，我們『語焉不詳』。就知道他自己說：『這是充軍去』，當人們向他道喜的時候兒。可是科長們的私議，說他要運動公報處的處長，而現任的朱處長是次長的人，所以他這趨遠差使就決定了。可也有說這是次長賙濟他。總而言之，衙門裏的事兒，複雜。

公報處朱處長提議要給吳祕書餞行，當然沒有不伸着雙手贊成的。因為作官要免去酬應，似乎也太寂寞了。每逢宴會，定酒席當然是庶務的責任。可是在哪一家飯莊，他們的意見紛歧，老也決不定。先寫了一批請客帖，說是在北門橋；後來又改在府東街；還沒五分鐘，又說改在次長公館，因為這樣兒，在吃飯前後還可以打八圈牌；可是又有人說飯莊來回車錢，再加上燴菜錢，至少得多費四五十元；於是『在次長公館』這個提議取消，還是到府東街。

這一批請客帖剛剛打發清楚，吳祕書要還席的一批接着又來了。『來而不往，非禮也』，作官的萬不能輸理。不過書記們最怕給吳祕書寫東西，因為他

要看着哪個字兒寫得不如意，他會當面撕了；把書記大罵一頓。他太要面子，平常穿的衣服上連個摺兒都沒有，永遠像是新換上的；未曾坐下，先看看椅子。喝水輕易不用別人的茶杯。衙門裏都說他又尖又酸。

次長也要了十個請客帖去，不知道是請誰。

這樣兒，這上午的辦公時間，就很容易混過去了。可是忙的連報也沒有顧得看。

下午一點多鐘，高科長自江邊兒上回來。不住的稱道次長太太的能幹，要不是歲數太大了，簡直可以說是模範女性。他自己認為可笑似的，這樣說：『剛自碼頭上送走一位太太，又從車站上接來一位柳女士。』他認為最得意的是同柳女士坐着一輛汽車在馬路上跑。這一次才使他不能不打心裏稱贊柳女士的美麗。

趙科員進來報告他到金陵大學參觀書架子的結果。他說：『哈木料是麻力的最好，松木有膠質，黏書皮，不很好。哈寬裏最多不能過三尺，再寬了，中

間最容易壓得凹下去。哈高裏不能過六尺五，再高拿書就不方便了。」

『作幾層啊？』科長問。

『哈，我沒看清；哈木匠總知道……』趙科員回答着沒什麼把握。可是科長沒有再往下追，只說：『你去叫木廠裏老板，領着他去看看樣子，講講價兒。』

趙科員聽了剛要走，科長又說：『回來！次長公館要搭涼棚！你想着這件事兒！等次長太太回來了再搭！昨天醬油是哪兒買的呀？』

『哈是在府東街買的。怎麼樣，還能用麼？』趙科員問。

『下回還買那兒的！今天我問次長太太，說比上次買的那個略好一點兒。』

『高科長！處長在祕書室，請你就去！』一位工友這樣說。

『好。就去！』科長說：『沒別的事兒，又是要汽車。公家這麼幾輛破車，誰也想揩油！』說罷，吸着煙去了。

四月二十五日

我親眼看見高科長在五分鐘以內打了兩個重要的哈氣：一個是在他剛走進衙門，對着門崗揚手還禮的時候兒，嘴張得極大，時間也長；一個是跟趙科員說話的時候兒。嘴雖不大，而表示疲倦的程度却很深。

『我纔真是冤大頭呢，輸錢還不算，還得陪着他們熬夜！待會兒我得回去睡覺，大概次長在上午也不能來。』高科長懶洋洋的這樣說。

『北伐軍克復了濟南，科長聽得說了沒有？』我這樣插了一句。也可以說是『管丈母娘叫大嫂——沒話找話兒。』

『昨天夜裏就聽說了，外交部的一個人給次長打電話說革命軍到了濟南；那時候兒次長剛和了個滿貫，盈了好幾百塊。』科長說。

『哈不用問，柳女士一定在旁邊指着兒來。』趙科員說。

『你怎麼知道？』高科長對趙科員詰問着，顯然的表示無限的驚訝。

『哈全衙門裏的人，有幾個不知道的呀？』趙科員說着，狡猾的一笑，彷彿

佛說不要瞧不起老趙，老趙也會知道別人的，甚而至於次長的祕密。

高科長聽了，拼命的吸了兩口煙，也似乎正在找話說。這時候兒，搭涼棚的老闆開了一張估單，拿着進來；書記把工友們的工資簿已經造好，也拿着進來；科長接過估單去，還沒有顧得看，朱處長和吳祕書又大聲說笑着進來。一間庶務辦公室，立刻擠滿了。

『老趙！我聽說上月你的小腳兒媳婦兒找上你來了，你怎麼說是你媽來了呢？』吳祕書見了趙科員，照例要痛痛快快的嘲笑一陣。

『沒有哈麼回子事！』趙科員萬分侷促的說，臉上紅紅的，預備跑出去。

『別跑，老趙，有正經話講！』吳祕書說。

『您老人家有什麼話？』趙科員果然停住腳不動。

『昨兒個次長誇獎你來，說趙某人面帶忠厚，人甚老誠，……』

『哈我謝謝吳書祕。哈請你老人家提拔提拔罷！』

『嘿！』朱處長說，『瞧老趙，嘴裏還有這一套呢！淨跟着你們高科長學

的吧？』

高科長聽了一笑。這時候兒，那位搭棚的老闆躲出去了。

『你們也睡了一會兒沒有？』高科長問。

『沒有。』吳祕書答，『要幹上兩口這個，』說着打了個吸食鴉片的手式，『要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。你走了以後，我瞧着司長是支持不住了，還沒容我說話，次長早就讓人把燈預備好了。這，咱們還有什麼客氣的？我告訴你，嫖跟賭，和鴉片烟是夜間三友，離開是絕對辦不了的。』

『先不要開你的話匣子！』處長說，『我跟高科長說一件正經事。』說着湊到科長的耳朵那兒去，低聲說，『今天下午次長請客，您想着派兩輛汽車去，給他接客人！』

『好好！可是請您告訴我，次長請誰呀？』高科長把聲音也放得很低的這樣問。

『請誰？』處長說着用手指頭在茶杯裏蘸了點兒水，在桌面兒上寫了一個

『女』字。接着搖了搖頭，表示不甚以爲然的意思。

『怪不得要了請客帖去自己寫，我心裏的話，『原來裏邊還有許多的拐彎兒抹角兒呢。』』

『反正太太已經躲開了，怕什麼？』吳祕書插空兒找補上了一句。

『到時候兒，您派車去就是了，不要等他要最好。』公報處長說着同吳祕書就往外走。

『就是，就是，絕對誤不了！』高科長說着也往外走，回過頭兒來說：『你替我記着點兒！』

好了，庶務室暫時寂靜了。

『老趙！』我叫了他一聲說，『什麼事兒啦這是？怎麼看着那麼鬼鬼祟祟的？』

趙科員把眼睛輪了一下，瞧着屋裏沒別人，悄悄的說：『哈咱們說個鄉下話兒吧，哈柳女士這兩天跟次長鯽的一塊兒，拿棍子打，都打不開了。』說完

裂着厚嘴唇直笑，好像是很得意這句的修辭。

剛說到這兒，那搭棚的老闆又到屋裏來，說：『我把估單放在這兒，待會兒請科長看一下子，我聽他老人家的信吧？』可是他的話還沒完，可巧高科長打外邊兒進來了。

『怎麼樣？』高科長說，『你開的價錢太貴！你到次長公館裏看過了？等次長太太回來了再搭。我現在沒工夫，晚上你到我家裏去，再講價錢，現在你先回去！』

那老板的兩隻大眼睛一併勁兒的轉，嘴裏間斷着應了幾個『是！』，心領神會，得意的退出去。

『請示科長，哈小孩兒蚊帳和小孩兒床能出公賬麼？』趙科員說着，隨手兒把一張發單送到科長的面前去。

『我不是早就告訴你，凡次長公館裏用的東西，都改成公賬麼？』科長說。